

新经典文库

张小娴 著

CHANNEL [A] II

# 蝴蝶过期居留

你相信有永远的爱吗？我相信。为什么？相信的话，比较幸福。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王小炯 著

CHANNEL[A] II

# 蝴蝶过期居留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蝴蝶过期居留 / 张小娴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 
2005.2

(新经典文库)

ISBN 7-201-04970-4

I. 蝴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105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05-19

本书经清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,  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  
发行。

## 蝴蝶过期居留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 | 张小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丛书策划  | 新经典文化 (www.readinglife.com)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陈云梅 魏 玲 责任校对 汪 蕾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帧设计  | 严 冬 内文制作 白雪艳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人 | 刘晓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 |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(300051)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 | http://www.tjrm.com.cn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850 × 1100mm 1/32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6.5 字 数 83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  | ISBN 7-201-04970-4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15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



序·在重重叠叠的时光里



我们一直以为，时间是自有永有的。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历生老病死，岁月荣枯。然而，有科学家说，时间其实是弯弯曲曲的。

因为弯曲，所以会有许多时空交叠。

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某个时空交接，或擦肩而过，或相遇相爱，或是离别之后被思念折磨。我们所谓的过去与现在，也许是虚无的。

那么，所谓永远，不过是人类主观的愿望，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。

永远，到底有多远？

我们追求永远的爱，却不知道什么是永远，那是多么的可笑？

我们老是觉得思念的时光是漫长的，而回忆都是美好的。假使时间弯曲，也就无所谓“逝者如斯”了。

我们渴望跟自己所爱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将来。然而，在重重叠叠的光阴里，并没有所谓“将来”。

英国物理学家巴布雅在他的近作《时间的终结》一书里说，时间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测量

方式，并非真实存在。日出月落，季节迁移，人的衰老，是物质生长的必然过程，时间和空间一样，只是见证这一切。

巴布雅认为，天下万物，包括宇宙和人类，也无所谓过去与将来，只有现在。每一个“现在”都包含了从前与将来。

流逝的光阴，不过是人类的幻觉。

现在就是永远，这是科学家说的。

在相爱之前，也许我们曾经相遇。相聚的每一刻，就是将来。纵使有一天，我们分开了，天涯各处，我们仍然是在一起的。

这样相信的话，是不是比较幸福？

在流淌的岁月里，我们从未分开，而是重叠又重叠。惟一的真实，是肉体会败亡。时光可以轮回，人却不能。相爱的时候，就要珍惜每一个现在。你是不会重来的，我也无可能复活。

巴布雅

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九日

# 人物表



范玫因：暗恋邵重侠，为了他而去学长笛。不开心的时候会喝婴儿香槟。

邵重侠：爱上已经有男朋友的林康悦，痛苦地做着第三者。

方志安：范玫因的旧情人。喜欢鸟，宁愿做一只高飞的鸟。

夏心桔：电台晚间节目 Channel A 的主持人。

林康悦：同时爱着两个男人，最后两个都失去。

姜言中：为了追求自由而离开以前的女朋友。

杜苍林：深爱莫君怡，可惜不能够跟她结婚。

莫君怡：爱上已婚的杜苍林。相信世上有永远的爱。

周曼芊：姜言中的旧情人，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患上梦游症。





§ 1 §



半夜里，范玫因被楼上的琴声吵醒了。今天晚上，她喝光了十三瓶在便利商店里买的婴儿香槟才终于能够睡着；现在，她真想把楼上那个女人干掉。

楼上住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。范玫因曾经在电梯里碰见过这个蓄着一头长发的女人，当时，她怀里抱着一大叠琴谱，口里哼着调子，手指头在琴谱上愉快地打着拍子。可是，她的琴技真是糟透。她白天在弹，傍晚也在弹，如果琴音可以用来杀人，她的琴音绝对可以称霸武林，杀人于千里之外。

然而，今天晚上，鬈发女人的琴音跟平日有点不同。她好像一夜之间进步了。从前是杀人的魔咒，今天却是温柔的抚慰。她弹的是 Dan Fogelberg 的《Longer》，琴声戛然停止了，范玫因拿起放在床边的长笛。从家里的窗子望出去，是一盏昏黄的街灯，就跟她八年前在邵重侠的房间里看出去的那盏街灯同样的寂寞。

她用长笛吹了一阕柴可夫斯基的《思念的旋律》。她吹得不好，她学长笛的日子太短了。

当时忽然学起长笛来，也是为了邵重侠。那年夏天，她在同学会的聚餐会上遇到他。他就坐在她旁边。

“从前在大学里好像没有见过你。”邵重侠说。

范玫因微笑点头。邵重侠比她高班，而且是不同系的。他不是没见过她，只是他忘记了吧。范玫因曾经跟他的室友邱清智走在一起。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她在邱清智的被窝里。那天晚上，邱清智告诉她，他的室友应该不会回来。当他们在床上做爱的时候，邵重侠忽然喝得醉醺醺的跑回来，邱清智尴尬地把她藏在被窝里。她在被窝的缝隙里偷偷看到了邵重侠。

邵重侠在邱清智的床边坐了下来，垂头丧气地说：

“可以聊天吗？”

“我很累！明天吧！”邱清智打了几个呵欠，假装要睡。

邵重侠只好站起来，回到自己的床上。

待到半夜里，邱清智竟然睡着了，范玫因怎么推也推不醒他，只好悄悄地从被窝里爬出来。她听到邵重侠在漆黑中呜咽。她蹑手蹑脚地想走出去，邵重侠忽然从被窝里探出头来，声音沙哑地问：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她吓了一跳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刚才躲在被窝里的人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——”

“没关系。”她耸耸肩膀。

房间的窗子外面，可以看到一盏黄澄澄的街灯。范玫因看到了邵重侠半张脸，邵重侠却看不清楚她。

“我听到你在哭，是不是失恋？”她问。

“只是想起旧情人。”邵重侠说。

“你们分手多久了？”

“很久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分开？”

“她爱上了别人。”



“你仍然很爱她吗？”

“她是我的初恋。”

“她不爱你了，你多么爱她也是没用的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悲伤的震颤，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

“我们还可以聊下去吗？”

“改天好吗？我现在没有穿衣服，我快要冷死了！”范玫因身上只有一条床单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！”

“我走了！在我离开之前，不要开灯。”

“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要告诉别人你看到我哭。”

“好的。你也不要告诉别人你在这里看见我。”

“我根本看不见你的样子。”

“好极了，那我使用不着把你的双眼挖出来！”

“你是不是看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？”

“再见！”范玫因卷着床单扬长而去。

“再见，女侠！”

后来，范玫因跟邱清智分开了。每一次，当她在校园里碰到邵重侠，都会想起那天晚上的事。她从来没有想到，许多年之后，机缘之鸟再一次降临在他们的肩膀上。她看到邵重侠手指上并没有戴着结婚戒指，她的心忽然笃定了。更幸运的，是邱清智并没有来。她也向邵重侠打听过了，毕业之后，他跟邱清智没有再联络。

那天晚上，范玫因和邵重侠交换了名片。回家之后，她等了很长的一段日子，邵重侠并没有打电话给她。他并没有爱上她吧？然而，思念却折磨着她。

一天下午，范玫因来到邵重侠的办公室楼下。她想假装偶遇他。可是，当她看到邵重侠从大厦里走出来，她却没有勇气跑上前。她只敢默默地跟踪他。她跟踪了他好几天。他住在跑马地景光街，楼下有一间乐器行。她突然想到一个比偶遇他更好的方法。

她走进那间乐器行，负责人是个年轻女人。



“我想来学乐器。”范玫因说。

“你要学哪一种乐器？我们这里有钢琴、电子琴、小提琴、单簧管、长笛，还有古筝和琵琶。”

“长笛。”范玫因说。她喜欢笛子。

“你想上星期几的课？”

“每一天。”

“长笛的课只有星期三和星期五。”

“这两天都学。”

教长笛的老师放假，代课老师名叫翟成勋，年纪和她差不多。长笛班里，总共有四个学生。一个十二岁，一个九岁，一个更小，只有七岁。当她第一次走进课室时，三个小孩子恭敬地叫她老师。直到真正的老师走进来，他们才知道她是班上最老的学生。

她的苦心并没有白费，终于有一天傍晚，她在乐器行里看到邵重侠从外面回来。她匆匆背上背包走出去，在门口碰到了他。

“噢，是你？”范玫因露出一副惊讶的神情，问他，“你为什么会在哪里？”



“我住在楼上。”邵重侠说。

“真巧！我在这间乐器行学乐器。”

“你学什么乐器？”

“长笛。”

邵重侠瞄了瞄她，露出奇怪的表情。

“你一定觉得我现在才学乐器太老了，是吗？”

“年纪老一点才学乐器，说不定领悟力也会高一点。”邵重侠笑了笑。

“哦，谢谢你。”顿了顿，她问，“你知道这一带有什么好吃的吗？”

“你还没有吃饭吗？”

范玫因摇了摇头。

“有一家日本料理很不错，我来做东吧，反正我还没吃饭。”

吃寿司的时候，范玫因的心跳得很快。从中学开始，她的追求者从未间断，她也从来不需要暗恋别人。可是，她现在却不明不白地暗恋着这个男人。回家的路上，她想，爱情来的时候，也许是一种报应吧。今天晚上，她要早